

# 王炳章和「中國之春」運動

劉勝驥

在去（一九八三）年年底日本報刊會大量報導「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」的活動。衆所周知，「中國之春」是由中共派赴國外留學的公費生爲主要成員的一個反中共的組織，他們的口號是中國民主運動。這個運動的領袖是王炳章博士，爲中共派遣出國的第一個取得博士學位的公費生。王炳章爲鼓吹「中國之春」，在全美舉行旋風式演講募款和宣傳活動，筆者有幸參加了三場，在史丹福大學、柏克萊加州大學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均適逢其會，故而結合親見親聞印象和圖書剪報資料撰成此文，以就教於本刊讀者。

## 一、王炳章的背景和思想的轉變

王炳章，約一七五公分高，濃眉方臉應該是中國北方人。他自承是「文革」前最後一批入北京醫學院醫療系唸書的大學生，估計應該是三十七、八歲年齡。

他入學不久一度參加「文革」，後又覺醒退出，專心學業。一九七一年自北京醫學院畢業。一九七一到七四年，他在青海及河北做醫院醫師；一九七四至七八年，先後在河北省醫學科學院、河北省結核病醫院、石家莊市第一人民醫院和北京市結核病醫院等單位工作，起先作普通內科，最後轉而研究心臟血管系統。此期間他在醫學刊物上，發表三十多篇醫學論文，被邀參加「內科理論與實際」一書的編寫，也被邀參加「呼吸衰弱、循環衰竭和腎功能衰竭防治會議」，並宣讀學術報告<sup>①</sup>。

一九七八年，他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，成爲中共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，於一九七九年十月抵達加拿大，在蒙特婁臨床研究中心（Clin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ntreal）及麥基爾大學醫學研究；於一九八〇年一月獲得博士候選人資格，一九八二

註①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紐約《世界日報》。

年九月通過口試，獲得博士學位，並且被教授譽為優秀畢業生。他的博士論文以「高血壓」為題，探討 Catecholamine 與高血壓的關係<sup>②</sup>。

王炳章具有如此的醫學資歷，但是他在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却做出放棄醫學從事民主運動的決定。他自述：「博士課程的繁重，未擠掉我對民運問題的研究；醫學實驗的興趣，未減少我對祖國形勢的關注。出國後不久，即傳來對魏京生的審判；去年年中，又驚聞王希哲的被捕。覺醒一代的責任感告訴我，『醫學挽留不住』我的時候來到了。在考取留學那一天就開始運籌的報國大略，終於隨著博士論文的完稿而漸趨成熟。……我，絕不可忘記大家的叮嚀，毅然作出決定；放棄醫學生涯，獻身民主運動」<sup>③</sup>。

王炳章爲了「祖國的春天」而毅然做出棄醫從運的決定。他的敵人當然不這麼想，認爲王是爲了尋求個人的居留權，並且從他未透露的資料中尋找攻擊的理由。據悉王炳章的父母和兩個妹妹都在北平，另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在加拿大。一家有三人，國外，王炳章的父母一定是職位不低的幹部吧！但是王炳章和中共都不願意談他的父母。中共挑了他的婚姻材料，說王炳章背棄大陸上的髮妻，而與臺灣女子結婚。但是王炳章表示，他的前妻於一九七五年春提出離婚，兩人已經同意。「由於當時國內的制度規定，離婚須由雙方單位的領導批准，才能上報法院，故此案一直拖延未決。」「中國之春」聲明，如果有某方面或某些人企圖利用王炳章的私生活來攻擊「中國之春」，「我們表示憤慨和抗議」。而且「不管今後出現何等複雜的情況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將按照既定方針繼續下去」<sup>④</sup>。

王炳章和臺灣女子寧勤勤的婚姻，事實上應更正爲王炳章在拿到博士後娶了華僑女子寧勤勤。因爲寧家均持加拿大護照，寧勤勤在麥吉爾大學修生物化學，她的三哥甫自麥吉爾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，正在加拿大工作；她的五弟仍在麥吉爾大學唸法律。寧家顯然移民加拿大後已經定居了下來。對中華民國而言，他們只是旅居海外的華僑；寧王聯姻是他們的私事，根本與中華民國扯不上關係。

我親聆幾次王炳章的演講，一方面覺得他講話稍慢、思考甚久，是位城府甚深的人，另一方面也感到他的自負自傲，不是位能受任何人操縱的人。他所曾引用的比喻是孫中山先生，這位香港西醫書院畢業的高材生，最後成了推翻滿清創建中華民國的國父。王炳章常在公開場所所以「中國之春」的發言人和領袖自居，可以想見「良醫醫人、良相醫國」的典故，才是他從事民運的抱負所在。

註② 同註①。

註③ 王炳章「爲了祖國的春天——棄醫從運宣言」，見《中國之春》第一期第三十一—三二頁。

註④ 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二日美國中文《世界日報》。

## 二、王炳章推動「中國之春」民主運動

取得博士學位後的王炳章，即接受洛克菲勒醫學研究中心的邀請，赴紐約該中心從事訪問研究。紐約人文薈萃，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也多。兩下一拍即合，乙份以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刊物「中國之春」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宣布創刊了。創刊消息是由王炳章以「本刊發言人」名義，舉行記者招待會對外首次發布新聞。到場的記者有「美聯社」、「路透社」、「中央社」、「紐約時報」、「時代周刊」以及華文報紙「美洲華僑日報」、「中報」、「北美日報」、「中國時報」、「華語快報」等中西記者。經歷一小時十五分鐘的記者招待會後，王炳章和「中國之春」運動即傳遍了全球，成爲華人社區的轟動新聞。

王炳章是第一位取得外國博士學位的中共留學生，「中國之春」是第一本海外反共產體制的中共留學生刊物。人們對這突發的新聞，懷有強烈的探尋好奇。爲一究謎底和一睹斯人，隨後王炳章的訪問演講，造成了場場爆滿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王炳章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三百聽衆前，聲明大陸的民主火種並沒有被撲滅，它仍然在燃燒。民主運動總結過去經驗，正以另一種形式進行<sup>⑥</sup>。

王炳章批評鄧小平在剛復出時有些策略是利於人民的，但後來他變了，聽不進反對的意見。魏京生貼大字報，被他抓起來，這與「四人幫」並無差別。固然鄧小平也批凡是派、批極左，但沒有批到關鍵。第一，該批的是官僚特權、專制制度；第二，批判的角度要放在人民的利益、而非領導階層的權力鬭爭上，不能把自己和黨放在法治之上<sup>⑦</sup>。

這是王炳章第一次面對大量華人羣衆，他解說了「中國之春」的宗旨，答覆了各方好奇的問題。他宣布「中國之春」已經在美國正式登記，取得 I S S 號碼 (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es)，而創刊號即將在數天出現於紐約華埠 (China town)<sup>⑧</sup>。

爲了擴大「中國之春」的聲勢，王炳章將它的發行、募款網從美東延申到美西，携帶了油墨甫乾的數百本創刊號，僕僕風塵飛到了舊金山。

王炳章在金山灣區舉辦了三場公開演講，第一場由柏克萊加大「中國前景探索社」主辦，於十二月四日晚上在 Dwinelle Hall 的演講廳；第二場由柏克萊加州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主辦，於十二月六日中午在該所大教室；第三場由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辦，於十二月七日下午在 Hoover Building 演講廳。我當時正在史丹福作訪問研究，因此有機會去參加了第一和第三

註⑥⑦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〔世界日報〕。

兩場演講，感受到現場的熱烈氣氛。

王炳章把三場演講題目分別訂為「民主、法治與中國前途」、「中國之春」的興起和「棄醫從運——兼談中國青年一代的責任」。

他首先指出中國大陸缺乏民主是中國人的悲劇，大陸人民一會兒批左，一會兒批右，像烙餅一樣，左烙右烙，人都烙熟了，頭腦也搞昏了，為求個人生存，不得不做違心之事。唯有以民主代替黨主，以法治代替黨治，中國才有前途。

談到「中國之春」的興起，他說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可分五個階段；第一階段為一九七四年李一哲大字報時期；第二階段為一九七六年天安門運動；第三階段為一九七八年西單民主牆及地下刊物蓬勃時期；第四階段為一九八〇年全國大學生倡議選舉風潮；第五階段即當前的「中國之春」時期。他們創辦「中國之春」，目的是造一座「梁山」，大家一起投奔「中國之春」山頭，消除派別，共同努力。用組織的形式，團結所有的力量，來一塊兒行動。「集合在梁山上，並非要拿刀槍殺回去，而是進行民主、和平改造中國的運動。」

關於王炳章棄醫從運的動機，他說：「我和魏京生、劉青等人都是同時代的人物，我比他們幸運，上學較早，學業未荒廢，而且還獲得出國唸書的機會。但是想想魏京生等人為了民主運動而入獄，我們這些較幸運的人，自然應該接過這個旗子，挺身為他們說話。」他強調：「西單民主牆是北京之春，震撼了中國及世界，不幸遭到壓制。一九七九年民主先鋒的被捕，使民主運動轉入地下，但這並不表示被打倒，只是以另一個形式存在。民主運動人士在國外經過醞釀、思考、準備，重新舉起民主運動的旗幟，進入另一個階段。」「中國之春就是北京之春的昇華。」

結束北加州的三場演講後，王炳章轉赴南加州，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等地也舉辦公開演講，宣揚民主運動的宗旨，並為「中國之春」號召加盟者和進行募款活動。

### 三、贏得「壬戌年風雲人物」

自從王炳章舉行記者招待會，宣布創辦「中國之春」雜誌後，美國各報紙、電視、電臺都加以報導，海外華人對這個運動反應十分熱烈。當時王炳章等人到郵局開信箱拿信，發現信箱是空的，十分驚訝；後來向郵局打聽，才知道是因為來信太多，信箱裝不下，郵局不得不用一個麻袋將所有的來信裝在一起。「這使我們非常感動」王炳章說：「我們的運動在開始時只有幾十個人，現在經過一週以後，已經擴展到近千人；至於同情者、支持者更多，反應來自每一個角度。從紐約羅徹斯特郡到阿拉巴馬州，從多倫多到休士頓，從西雅圖到華府，都有人打電話支持我們。中共的公費留學生、訪問學者、自費生，反應尤其強烈。」支持

者也匯來大量的捐款「很多留學生生活困難，但還是二十元、三十元的捐給我們。」「也有華僑經營的公司，願意在經濟上給我們持久的援助」<sup>⑧</sup>。

「中國之春」運動的迅速擴展，無疑與王炳章的個人因素有關。因為他是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第一名取得博士學位者，他竟然拒絕學成榮歸故里，反而棄醫從運，投身民主運動。因此，他個人的動向言行一開始就成爲頭條新聞，他的巡迴演講也造成了場場爆滿。

在這些演講會中，總是有十位上下金髮碧眼的美國師生，他們通曉華語又對中國問題有興趣，有些是最近才去過大陸或臺灣，有些則想訓練自己的中國話。除掉這少數老外，滿場都是中國人。不少爲年老華僑，從華文報紙看到了演講消息，早在開會前半小時或一小時前抵達會場，選擇了前排位子即開始與鄰座東拉西扯閒聊起來。等王炳章開始演講後，他們即閉目養神，進入睡鄉。這些華僑旅居海外太久，思鄉心切，凡有中國事物的活動即買票參加，老遠開車趕來。他們不在乎王炳章一句一段的細密推理，只求大意了解這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演講，再舉目滿座中國人，便心安理得瞌睡起來。有一位中年女士在柏克萊演講會場的休息時間，跑上臺前請王炳章簽名：「我是從臺灣來的，很佩服你的理想，可否請你簽名在我簿子上？」有一位香港來的老華僑，會後打電話給王炳章哭訴：「誰不願意回故鄉呢？如果你能拿出一套辦法來，使中國大陸實現民主自由，我願出百萬美元給你。大陸改好了，我就可以棄落歸根了。」

中國人當問中國事，海外華人藉著參與「中國之春」運動而宣洩了他們的故國之思。王炳章的一聲怒吼，頓然給沉默的海外中國人帶來了希望，以爲「中國之春」運動，將使大陸走民主化道路，使中國問題迎刃而解。苦悶的人心有了出路，王炳章遂成爲華文報紙的明星和華人社區注目的焦點。華文報界記者聯誼會頒贈了一塊「風雲人物」紀念牌給王炳章。聯誼會負責人在儀式上強調，是純以新聞性而非政治性選擇風雲人物的對象。「中國之春」及其發言人王炳章博士在中外輿論上發生了更深遠的影響<sup>⑨</sup>。

王炳章在接受紀念牌後說，民主運動已如星星之火遍及中國大陸每一個角落，在大陸上從事民主運動的同志，才是真正民主運動的先鋒，是值得尊敬的鬥士，這個風雲人士的殊榮，應該贈與他們，他以富於感情的語調說，他們在最艱鉅的環境下從事鬥爭，如果他們倒下了，必仍有無數人們繼承遺志，繼續爲中國大陸民主運動而奮鬥。

王炳章在走遍美國東西兩岸後，了解百分之九十的海外僑胞都關心祖國的前途與命運。既然如此，大家都應去掉成見，團結

註⑧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國中文《世界日報》。

註⑨ 民國七十二年二月十七日美洲報《中國時報》。

一致。中國大陸已面臨一個必須變革的大時代，等待就是倒退，進步必先改革其政治體制。他號召大家支持中國民主運動。果然在會場上，他又收到幾筆轉來的捐款<sup>⑩</sup>。

#### 四、「中國之春」的分裂改組

正當「中國之春」宣傳聲勢如火如荼、組織規模日趨壯大之際，「中國之春」內部傳出了分裂和改組事件。他們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紐約宣告成立時，主要發起人有十二位，都是在美國和加拿大留學的大陸留學生。如今這十二人中有的已返回大陸從事民運工作，而如李林、梁恆、黃立等核心人物，皆因與王炳章意見不合而脫離了「中國之春」。僅有王炳章與他的弟弟王武煒，參加了「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」。

在「中國之春」創刊號裏，李林掛名主編，黃立掛名執行主編，王炳章和王武煒僅是排名第八和第九的編輯。但在另一方面，王炳章以「本刊發言人」名義召開記者會和一連串的個人旅行演講，打開了知名度，掌握了刊物宣傳權。此外，刊物公佈了兩個郵政信箱，一個是美國「P. O. Box 243 Rocketteller Center Station. New York, N. Y. 10185」，當時剛好王炳章正在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作訪問研究；一個是加拿大「P. O. Box 574 Station B. Montreal Quebec, Canada H2B 3K3」，則為王炳章攻讀麥吉爾大學博士學位的所在地，王炳章的弟弟或王炳章妻子寧勤勤的家仍在該處。所以兩個「中國之春」的信箱都為王炳章掌握，後來這兩信箱收到大量來信、訂費、捐款，也就自然為王炳章掌握了。

李林、黃立的退出，如果是領導權的爭奪失利，則是編輯權不敵宣傳權和財產權的雙管齊下。李林退出後，揚言要寫一本關於「中國之春」的書<sup>(同⑩)</sup>。李林從三方面批評王炳章，第一、王炳章想建立第三政治勢力有個人權力慾，第二、王炳章曾自導自演發佈新聞，第三、懷疑王炳章開大會的錢是來自他的革命伴侶寧勤勤<sup>⑪</sup>。

梁恆甚至公開否認他與「中國之春」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<sup>(同⑩)</sup>。我訪問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，曾分別訪問過王、梁二人。王炳章說梁恆是「中國之春」重要成員。梁衡說他早期很同情「中國之春」，後來發覺這個運動過於攻擊中共乃退出。梁恆說中國大陸需要經濟改革更甚於民主自由。梁是年前湖南長沙師院民主選舉時的一位學生領袖，赴海外後態度變得保守了。據悉中共藉著梁恆之父不斷地寫信給他，而他娶了美籍妻子夏竹麗後，立場由民主派轉而為鄧派了。

註同⑩ (百姓) (香港) 第六十八期，第二十八頁，陸鏗新聞信。

註⑪ (鏡報) (香港) 第七十九期，第四十四頁，甄詳「中國之春分裂真相」。

「中國之春」的分裂，原因是多重的。當大量的捐款、訂費湧來，內部產生領導權的爭奪，是自然的事。王炳章的性格深沉，缺乏俠義豪氣，因而未能服衆。他與寧勤勤的結合更是敗筆，因寧有加拿大護照，王的居留海外問題迎刃而解，其他從事民運的大陸留學生頓有被出賣之感。李林甚至影射寧家以金錢資助「中國之春」。事實上，「中國之春」的經費是向華僑富商募來，我在舊金山的一位「中國之春」成員家中，聽說王炳章親自拜訪富商求助的故事。

李林、黃立、梁恆在「中國之春」成立的第四個月後分裂出去，他們另辦了一份「中國之聲」刊物，立場仍然是贊助中國大陸民主運動（同⑩）。「中國之春」則增補了張偉（已獲政治庇護的公費留學生）、馬丁斯（大陸作曲家）、楊懷安（大陸副教授）在總部工作。但是爲了「財經制度的混亂導致了總部內部的互相猜疑」，又有一些非組織活動發生。雖然去年七月廿二日總部舉行了「解痞痞擴大會議」，澄清了一些問題，批評幫助了一些「同志」，統一了一些認識並相應作出了決議，可是問題並未解決。有一個「中國之春」聯絡站認爲「中國之春」民主運動再次到了嚴重分裂的關鍵時刻，基於沉痛、憤慨心情，乃投書香港報刊，想藉著輿論關注來整頓本身組織⑪。

然而一位以「中國之春」評論員身分的投書，稍後即在同一刊物做出反駁。駁文的主旨是認爲「分裂是必然的現象」，並舉國民黨、中共等黨史例證，說分裂是好事，不是壞事，「看到有分裂，就認爲面臨危機，這個結論是完全錯誤的。」該文預料「中國之春」將不斷分裂下去，因爲內部充分民主，成員獨立思考，意見必然分歧，發生分裂就很難免了⑫，由發言的角度和內容推測，該文可能是王炳章所作，有煽動性，但民主素養不夠。將分裂視爲好事，是毛澤東的歪論，不足服人。

去（一九八三）年十一月「中國之春」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，四十一名籌備委員分別來自日、港、澳門、澳洲、比、法、荷、丹、加九地和美國的十二個地區⑬。籌備會公告說，經過將近一年的運動開展，「中國之春」在左右兩方面衝擊下，終於在複雜環境下挺立下來。「目前，中國之春已在全世界幾大洲建立了數十個聯絡站，在國內某些大城市也設立了聯絡點。同時，『中國之春』雜誌已由不定期出版轉爲月刊。」「中國之春」一開始就不以辦一個同仁雜誌爲目的，他們的理想是推動一個獨立的政治運動，因而準備以「中國之春」各聯絡站和這批同仁爲骨架，成立正式的羣衆的民主團體，因而有召開世界代表大會的需求。「大會將通過組織章程，選舉組織機構，發表宣言，總結經驗，制訂新的任務，以將民主運動推向前進」⑭。

註⑫（爭鳴）（香港）第七十三期，第七十八頁，中國之春所屬一聯絡站「中國之春不容分裂」。

註⑬（爭鳴）（香港）七十七期，第七十七、七十八頁，「中國之春不怕分裂」。

註⑭（中國之春）（美國）第八期，第七十二頁，「中國之春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公告」。

註⑮ 同註⑭，另見（爭鳴）（香港）七十七期，第七十八頁所刊中國之春資料。

「中國之春」在發起一年左右，竟能在世界各地號召同志，發展出數十個聯絡站，可謂聲勢浩大。然而歷經總部的兩次分裂，此番集會必有整合改組。

「中國之春」的發言人王炳章和主編汪岷，一如籌備時所安排的當選了代表大會的主席和副主席。但是他們所受到的支持是有限的，原擬主席兩年一任可連任三屆的提議，被修改為只連任一次，消除了長期領導的痕跡。王炳章在大會上所作工作報告，受到與會委員的批評，特別是他關於「中國之春」分裂的陳述，語焉不詳，有護短脫罪之嫌。汪岷的形勢報告，中途被打斷，大家不要上政治課。大會還通過決議，歡迎分裂出去的成員歸隊，表現了民主團結的願望。而且為了打開大門，大會採用了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」新名稱來代替舊日慣用的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」<sup>⑩</sup>。可見王炳章的不怕分裂，越分裂越好的理論，在大會上被改為「批評後團結」的新理論。

## 五、「中國之春」的發展壯大

當「中國之春」創刊號問世時，它只有兩個聯絡信箱，分別在紐約總部和加拿大蒙特利爾。經過中外記者的廣泛報導和王炳章巡迴全美的演說之後，自動報名的各地積極份子非常踴躍，這也可以從第二期「中國之春」開始刊登來自波士頓、香港、加拿大、日本、芝加哥、舊金山、法國、英國……等大量的外地來稿，得到證明。

既然響應者衆，透過通信關係，王炳章就要求他們設立信箱做爲「中國之春」在當地的聯絡站，而他們也樂於進一步獻身「中國之春」民主運動。紐約、波士頓、舊金山、洛杉磯是最早成立的幾站，一年內加盟的在美國各地有芝加哥、華盛頓、休士頓、匹茲堡、新澤西州和阿里桑那州；在加拿大設有聯絡站的爲蒙特利爾、多倫多、渥太華和溫哥華四城市，在中南美洲尚有多明尼加和厄瓜多爾兩國<sup>⑪</sup>。

去年五月，「中國之春運動」總部，決定在各大洲建立聯絡站，並且宣布「中國之春」日本聯絡站、澳洲墨爾本聯絡站、歐洲法國、荷蘭、比利時、丹麥聯絡站已經成立。五月十九日「國際反極權聯盟世界代表大會」在法國巴黎互助大會堂舉行成立大會，預定成立一國際性組織，號召共產國家人民團結起來爭取自由。蘇俄、波蘭、安哥拉、阿根廷、莫三鼻給、尼加拉瓜、越南、捷克等國都有代表與會。「中國之春」的四位代表是代表中國大陸反極權統治及被壓迫的人民<sup>⑫</sup>。五月二十一日「中國之春」

註⑩ 「百姓」（香港）第六十八期，第三十三頁，陸鏗「中國之春的改頭換面」。

註⑪ 「中國之春」（美國）第八期，第七十三頁，評論員「在八字宗旨下團結起來」。

註⑫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十八日《臺灣日報》。



代表張偉應邀赴巴黎第七大學演講，大約有兩百位來自臺灣海峽兩岸的留學生、旅法華僑和法國人，聆聽演講並進行討論。會場上並設攤出售三期「中國之春」，每冊十五法郎，銷售甚好。張偉告訴全場聽眾，大陸是世界上沒有人權和自由的地方，三十三年來中共殺人四千萬以上，最近又在上海拘捕天主教神父。張偉又以本身在大陸生活的故事，說明人與人之間互相猜疑監視的自由社會的痛苦。張偉的演說也引起中共人員的故意刁難，他們想為張偉戴上反共反馬克思的帽子，他們要張偉比較國共兩黨。張偉說，因為大陸上有幾百萬人渡海求生，逃到香港和臺灣，此現象足以證明一切。張偉又說，只要中共提出保證「中國之春」同仁的生命安全，並准許「中國之春」刊物在大陸公開發行，他馬上回大陸為促進民主運動而奮鬥。臺下響起的掌聲，證明這三小時的「中國之春」的宣傳演講是成功的<sup>①</sup>。

「中國之春」日本分部也於五月向日本新聞界發出「日本聯絡站成立宣言」，表示已吸收不少大陸男女留學，並得到華僑同志自動開車協助他們活動。由於中共「駐日使館」及日本警視廳的秘密監視，他們的活動還暫時保持機密，信箱設在橫濱市，收件人為「李國民」<sup>②</sup>。到十一月，「中國之春」的日本分部更擴大為東京、橫濱、名古屋三處（同<sup>③</sup>）。至十二月，又增加了神戶一個據點，並且出版了機關刊物「民心」的第二期<sup>④</sup>。「民心」的觀點相當激烈，例如劉理新的「楊蘇為什麼死」一文就曾尖銳地批評中共對待留日學生的政策，葉又芳的「鄧小平的可信度」及陳楠的「萬元戶被逼死的真正原因」，均攻擊鄧小平政策<sup>⑤</sup>。

大陸留日學生現有一千四百名，他們思想轉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，同是黃種人為何日本富強而大陸落後？他們接受日本政府獎學金來此，為何「大使館」剋扣他們十六萬八千日元獎學金中的十萬二千日元？當胡耀邦訪日前夕，這批憤懣的大陸留日學生便約見日本新聞界，提出他們的抗議聲明。這篇由「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」署名的聲明，一開頭就說：「中國共產黨在整頓社會治安的幌子下，展開整黨整風的運動，實則使無辜的民衆被逮捕、處死……」，全文共八十行；繼而譴責中共領袖是獨裁者，且是不肯走向民主化的冥頑者。「獨裁者們啊！如果你不想成爲歷史上的罪人，請馬上傾聽一下人民的心聲，實施民主自由化政策罷！」最後提出釋放一切政治犯和民主運動家、停止鎮壓對共產黨不滿的人和停止將他們處死等三項要求。由於日本沒有像美國實行的政治庇護制度，「中國之春」的留日成員處境是悲壯的，姚月謙說：「對於『亡命』，沒有想過，留學期滿，便返回祖國

註①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〔中國時報〕、〔香港時報〕。

註②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〔中國時報〕、〔聯合報〕。

註③ 〔爭鳴〕（香港）第七十五期，第四十六頁，黎民譯「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秘訪記」。

註④ 參閱「中國之春」（美國）第六期引載。

，繼續搞運動。明知會被捕，但也要回祖國」<sup>23</sup>。雖然「中國之春」成員很小心地隱藏其身分，不過他們在橫濱市「鶴見區鶴見郵便局私書箱五十二號」的信箱是公開的，中共「大使館」經常派人在該處盯梢。據日本警視廳透露，在胡耀邦訪日期間有兩名中共留學生參與「中國之春」而被關在中共駐日「大使館」中，總計有數名大陸留學生已因涉嫌民主運動而被送返大陸<sup>24</sup>。

「中國之春」在香港和澳門也設了聯絡站，不過港澳環境複雜，中共鷹犬無孔不入，港澳聯絡站的信箱號碼不對外公開，信件由紐約總部代轉。港澳是通往大陸的南面大門，「中國之春」在此設站經營，容易發展在大陸的羣衆，聯絡在大陸已成立的各聯絡站，一百多本「中國之春」也每月透過夾帶而進入大陸<sup>25</sup>。港澳聯絡站也發佈過新聞，他們獲悉大批幹部在廣東省受訓練，爲一九九七年中共接收香港而作準備，此事影響中共的對港統戰，中共「廣東省長」梁靈光乃矢口否認<sup>26</sup>。

「中國之春」在亞洲的據點，還有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泰國和緬甸等處，熱心民運的人士主動承擔「中國之春」的聯絡工作。中華民國本來有大量的熱心人士，寄信、滙款給「中國之春」，但是紐約總部不考慮在臺設聯絡站。大陸的民主戰士們在頗爲艱苦的環境下，受到「中國之春」運動的鼓舞，也紛紛予以響應，在北平、上海、廣州等大城市設立了聯絡據點。「中國之春」雜誌幾乎傳到了全球每一個有華人居住角落。在很多地方，雜誌被傳看散了，有心人把它重新裝訂好，再轉給候閱的讀者。更爲欣慰的是，『中國之春』雜誌衝破了重重封鎖，傳進了國內各大城市，更傳進了中南海」<sup>27</sup>。

筆者旅美一年，在紐約、舊金山、洛杉磯華埠，確實看到報攤以美金二元、一元的價格，隨處銷售。「中國之春」舊金山聯絡站的楊雲告訴我，每期發行量在一萬本上下。尤其創刊號更是轟動，一萬多本短期內即售完，供不應求。這份刊物在宣傳上、組織上、募款能力上均聲勢浩大，確實代表了海外大陸留學生追求中國民主運動的主流。

## 六、結語：評價王炳章的功過

在一般人的眼光中，王炳章與「中國之春」是不可分的，他們初次瞭解「中國之春運動」，就是有感於王炳章的「棄醫從運宣言」。第一個中共公費留學生獲得博士學位者，爲何不學成歸國而要搞民主運動，總有點道理吧！許多人即是基於好奇而來主

註<sup>23</sup>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日，日本〔寶石週刊〕，「中國反體制指導者在東京的秘密會見」。

註<sup>24</sup> 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〔中國時報〕。

註<sup>25</sup> 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十三日〔聯合報〕。

註<sup>26</sup> 〔鏡報〕（香港）第七十九期，第四十一頁，李戈「梁靈光駁中國之春」。

註<sup>27</sup> 〔中國之春〕（美國）第八期，第七十三、七十四頁，本刊評論員「在八字宗旨下團結起來」。

動接受「中國之春」的各宣傳資料。

爲了打開「中國之春」的知名度，推銷各期雜誌，並號召羣衆加入組織，王炳章是很積極地奔波活動，開記者招待會、旅行演講、也應邀出席各種座談會。我在舊金山柏克萊加州大學和史丹福大學聽的兩場演講，王炳章是應邀的主客，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聽，則是中華人權協會主辦的「中國民主與人權座談會」，主講人是協會內的執事闕君飛、黃默、唐德剛、姜敬寬等人，王炳章雖只是陪講人，但他也利用機會宣傳「中國之春」的主張。

王炳章在獻身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」方面，鞠躬盡瘁，付出很多。他以「當代孫中山，海外魏京生」自勉，李林戲稱他是「孫中四」（以別於孫中山（三））。但是楊雲告訴我大部分的人都稱王炳章爲王博（王博士），以示尊重。

王炳章成爲「中國之春」發言人後，才促使這個運動如火如茶地開展，中共打擊它就從兩個方面着手，第一是對王炳章施展人身攻擊，第二是說「中國之春」接受國民黨的金錢。我親見史丹福大學演講的，有中共學生指責王炳章當過紅衛兵，好像當紅衛兵就很不道德似的。在芝加哥伊利諾理工學院演講時，王炳章過去就讀北京醫學院的老師蔣教授也以訪問學者身分出現了，蔣說王是北醫「八一八」紅衛兵總部司令且做過小偷，王答辯說：他只是「八一八」宣傳部頭頭，至於小偷則不是<sup>②</sup>。左派報刊還揭露他背棄大陸的妻子，另娶加拿大籍寧動勤，這個粉紅色謠言使得跟隨王炳章的大陸留學生有被出賣的感覺。事實上王炳章獲得了美加居留權，則他從事民主運動更覺得情操可貴，因爲王炳章是爲了理想而不是爲了求取政治庇護。

中共指責「中國之春」被國民黨或中華民國收買，這是個大謊言。「中國之春」紐約總部和日本聯絡站都曾一再否認此項謠傳。我曾問王炳章，既然同持反共立場，爲何不能與中華民國並肩奮鬥？王炳章說：因爲中華民國主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，而他認爲中國共產黨、中國國民黨、「中國之春」都應該是互相容忍、平等向選民競選的政黨。爲了要澄清他的「第三政治勢力」立場，「中國之春」的後期財務負責人張偉在參加巴黎「國際反極權聯盟世界大會」後赴臺參觀，就被「中國之春」除名，王炳章向記者說：「此事給中國之春的形象傷害很大」<sup>③</sup>。

王炳章對於推展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」貢獻很大，但是他也有些過失，他應對「中國之春」內部的兩次分裂負責。而且他後來膺選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」主席，也不是全票通過的，他只贏取五十三位代表中的三十七票。

王炳章爲何不能在大陸留學生中爭取到更廣泛的信任呢？就才華來講，王炳章有醫學博士學位，其科學造詣無懈可擊；就文

註②（爭鳴）（香港）第六十七期，第四十三、四十四頁，如依「王炳章師生活戰芝加哥」。

註③ 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八中央社紐約訊。

學來說，其追求寧動勤時的題詩「蝶戀花」和其博士論文的序詩都很好<sup>②</sup>；就辦事能力來說，他的即席演說和刺激新聞界矚目的技術都甚高明，唯一的敗筆，是他應付人際關係能力尚差。我與他交談三次，從不見他用兩眼注視我，因此覺得他對人好冷淡。王炳章講話慢、性格深沉，缺乏作爲領袖人物的魅力。

「中國之春」分裂出去的人，攻擊王炳章處理捐款不清楚。事實上這應該是疑心病。王炳章是內科醫生，有美加居留權，又有醫學博士頭銜，若去執業，賺錢當不在少數。不過王炳章不善於會計作帳，可能也是事實，財務應委託專家才行。在舊金山聽楊雲說，王炳章新婚夫婦，在紐約租住一棟便宜公寓的一間房，刻苦節儉，所以相信王炳章清廉的「中國之春」成員還是多數。中共的極權政治在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下，已激起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自我反省。所以，中國民主運動將是一條康莊大道。王炳章個人雖屢受疵議抨擊，但他的卓越學歷和個人才能，在「中國之春」運動中的地位仍是沒有人代替得了的。他既已當選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」主席，未來仍要領導大陸民主運動一段時期，筆者寄望他記取批評，克服缺點，來把「中國之春民主運動」繼續向前推進。

註② 王炳章作「蝶戀花：寄願家國三十年，心隨鴻雁，屢愛歸故園。御官干戈無寄日，布衣塗炭皆株連。游子有心敬孝悌，淚乾腸斷，思鄉又懼遷。腳踏異洋波濤湧，眼盼神州百花妍。」原載麥吉爾大學中國同學會會刊。又，王炳章博士論文序言詩：「當年謫醫通天河，麗經石旁誦離歌。如今憤願闖西域，自古難阻向東波。拿個博士區區志，臥薪三載爲報國。蛟龍歸海騰巨浪，莫喪經書剩傳說。」原載「中國之春」創刊號。

（本文作者係本中心中國大陸組副研究員）

## 「共黨民主集中制之批判」

劉勝驥著

本書研究共產國家選舉、領導、組織紀律、會議報告、批評與自我批評，是了解中共式民主制度的最佳著作。

25 開本 全一冊 計三六六頁

實售新臺幣一〇〇元

郵撥一四六四三一號劉勝驥帳戶